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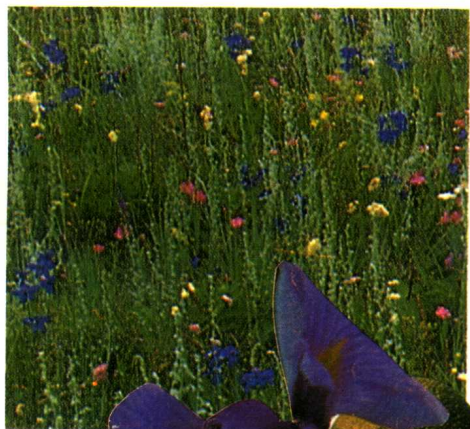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咆哮的大海够老的了，老得几乎难以想象。在我眼前是一片苍老的蓝。软体动物……恐龙……人。

群众出版社

苍老的蓝

Cang Lao



叶楠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苍老的蓝



叶
楠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铁珊

苍老的蓝

叶楠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625 印张 122 千字 插页 4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277-4/I·458 定价:8.10 元

印数:0001—10500 册

中国帝王，策在陆上领兵作战的，不乏其人。然而，却没有海上作战的帝王，连曾经登舰航海前皇帝都很难找得出来。他们没有见过大海的无限，也没有桥楼上号令水师破浪前进那种威严感受。军帐鞍马，戈车风帆，绝对无法与巨舰桥楼那种穷目六合临万顷碧波的气势相比。如果1945年9月2日，盟军举行受降仪式，不是右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而是右陆上任何一个场合，在这段辉煌历史必将失色。我国历史上留下很多杰出的兵书，自然也就没有论及海战的。

中国封建君主不但无视海洋，对疆宇绝域的边缘，同样漠然置之。他们放在首位的是皇帝宝座。边百兵力装备历来远逊于拱卫京畿的御林军。广大的中国大陆，危及王位的，主要

作者小传

1947年，第一次发表处女作诗歌《牛》于《河南民国日报》，开始了艰难的文学跋涉。不久，参加解放战争时的军旅队列，战后转入海军，习机械，繁忙的航行生活，不得不辍笔。1958年，重新提笔进行业余创作。六十年代中从事专业创作，结集有《拾贝集》，小说《一帆风顺，燕鸥》、《海之屋》、《血红的雪》，电影作品《电影剧本选》、《傲蕾·一兰》、《巴山夜雨》等。据电影文学剧本拍摄影片十余部。其中为世人知者，为《甲午风云》、《巴山夜雨》。《巴山夜雨》获中国首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和最佳编剧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笔会会员。

目 录

晶莹的露珠

——代序..... (1)

生和死浇铸的雕像..... (3)

无梦时节..... (7)

南沙垂钓 (11)

反常的冷漠 (18)

小议稀粥 (21)

卖大力丸的 (26)

李国文印象 (30)

文学永远不会消亡 (40)

物质和精神的搏斗 (45)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53)

铜雀台 甄妃墓 高陵 (59)

裴多斐的大平原 (67)

帝都文化	(73)
中国西部神韵	(76)
期待强力集团	(83)
看戏琐记	(87)
神鸟敛合了翅膀	(91)
表演艺术的灵魂是演员	(95)
醉在茅台	(98)
酿造欢乐的酒浆	(104)
带飞,向无垠的天空	(111)
唱着歌飞翔的鸟群	(115)
爆竹 春节晚会	(120)
平静的马路	(123)
北京有了“麦当劳”	(130)
西窗剪烛话巴山	(133)
当哭之歌吟	(153)
苍老的蓝	(194)
编者的话	(237)

晶莹的露珠

——代序

清晨，树木的叶片上、柔嫩小草上、花瓣上、蜘蛛网的细丝上、宿鸟的羽毛上，都挂着颗颗露珠。在晨曦中，它们是那么透明、玲珑、晶莹，世上最好的珍珠也无法与之媲美。我在童年时光里，露珠是我最喜爱而又感到神秘的事物之一，它们是谁和怎样造就的呢？有人告诉我：“露珠是夜间天空上的闪电的光辉变化成的。不是有种不断的像眨眼般的细弱的闪电，叫做露水闪么！露水闪把它的光辉洒向大地，就变成了露珠。”于是，我常常在有露水闪的夜晚，睁大眼盯着天空，想看到闪电是如何将它的光芒，变成那些可爱的露珠来的。当然是徒劳的。不过，我仍然一直是把那像眨眼般的轻柔的小闪，和露珠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极美丽的联想。谁又会

去探究电光是怎么转化为水珠的呢？童话是不能以逻辑思维来判断它，童话是纯净心灵的轨迹。

露珠是那么小，只可以用细碎来形容它们。然而，在它们小小的球体里，含有蓝天、白云、朝霞，皑皑雪巅，莽莽丛林，高翔的鹰隼……乃至整个的宇宙。

它们吸溶世界上所有色彩和光，又折射向这个世界，那折射出的色彩和光泽，要更加明丽动人。

即便是它们被微风或者晨鸟的翅膀，拂碎了，那散碎的更小的水粒，也还奇妙地保持无丝毫误差的正球体，也还向这个世界闪射它们的光辉。

它不是刻意制造的，它是得之于自然。它虽细小，形体是完整的，容量是博大的，色彩是丰富的。

由于露珠是空灵剔透的，也就有给人以联想的无限空间。

我想，这晶莹的露珠，一如文学体裁的随笔。文学随笔，即便含有闪光的哲学思辨，也是以形象和感情罗织而成的，它折射物质世界和心灵宇宙的光泽和色彩……

生和死浇铸的雕像

烟花三月，在我国江南，已经进入春光旖旎的盛春了。而在北方边陲，则另是一番景象，在那里，春天似乎还在遥远的地方逡巡……

有一年，就是在农历三月，我到了大兴安岭北麓。那里仍然是冰封雪覆，严冬依然还盘踞在冻土原上，不肯离去。空中的太阳，似乎也是冰冷的。森林中一片死寂，好象万物在严寒狞厉的威势下，连叹息都不敢地蛰伏着。只是偶尔遇到一只孢子，在林隙里，蹒跚地奔跑；或者见到一只羽毛蓬乱的飞龙，在地上，费力地用喙敲击坚硬的积雪，想找到哪怕是发霉的干瘪的越桔或草莓的果实。它们饿坏了，连鸣叫的力气也没有。

一个清晨，我突然在积雪的林地中，看到一星飘动的蓝色的火苗。走到它的近旁，才看出这是一朵很小的花儿，蓝色的，象铃铛，口朝着天，由纤细的孱弱的茎挑起，在凛冽的风中颤抖，象一面傲然挺立向严寒挑战的战旗。

我感到震惊。这么弱小的生命，竟能从坚硬的冻土和积雪中，挣扎出来，在万物都还在沉睡的时候。这是一株草本植物，名字叫白头翁，是我后来从林学家那里知道的。

我蹲下来仔细看看这勇敢的生命，这时，我才发现，它蝉翼般的花瓣还抱着一只蜜蜂，那蜜蜂就像婴儿安稳地睡在摇篮里。再仔细一看，蜜蜂已经僵死了，显然是冻死的。蓝色的花朵哪里是他的摇篮？实则是它的殓床！它定是嗅到花儿的气息，不顾彻骨的寒冷，摇摇晃晃飞来，扑向花心，然后死去的。它是为了迎接春天而死的，它是为生而死去的。我感到浑身发冷，我感到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我被一种巨大的声响——宛如大地在叹息——惊醒了。随之而来的，是如海浪拍岸的声响。我飞速地披上棉袄跑出去，就听见象珠玉碰撞发出的响动，叮咚不息。这是我客居的村庄旁边的一条细小的冷水河开河了，在星光下，河上进射出晶莹的光辉。

清晨，就在刚刚解冻的小河边，杜鹃红了，那新艳的红，被残存的冰雪的洁白，映衬得异常娇丽。它们是一夜之间红的，像是被解冻的冰河的响动所惊醒，漏夜匆匆梳洗、涂上脂粉，展现在寂寞了一个漫长冬天的冻原上，给满目冷色调添了星星点点醒目的暖色。它们是在还没抽出叶芽，就绽开了花朵，像是没披上衣裙，就急忙显露嫣

红的面颊，来迎接冻原上姗姗来迟的春天。冻原上，很多花都是这样，它们要急忙开花、结果。这里无霜期是太短暂了，不如此，就延误了繁衍后代的佳期。它们是有极敏锐的感觉，能知悉人类都还感觉不出的春天的气息，抑或它们和天候有无形的内在联系？

在杜鹃后面，是越桔、草莓、稠李子、山汀子……数不清的草木，开放出绚丽的花朵，像是结队浓妆艳抹的仕女，联袂拥上大兴安岭广阔的舞台。

刚刚解冻的水泡子里，首先出现的是黄绒绒的雏野鸭和它们的双亲，它们像编队巡航的舰队，在浮冰中悠悠游弋。你根本不知道老野鸭是什么时候，从温暖的南国飞回来的，也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孵出的雏鸭来。真是“水暖鸭先知”，它们是候鸟的先导，不几日，无数各式各样的候鸟结伴归来了。沉睡了一冬天的冬眠的熊，晃着空瘪的肚子，缓缓从洞里走出来，时不时贪婪地“呼哧呼哧”嗅嗅芳香的泥土，时不时抬头仰望有了暖意的太阳，它不得不用它已经瘦弱的掌，搭在额头遮挡着，它纳闷，这阳光为什么偌么刺眼呢？是阔别这太阳太久了。

花儿姹紫嫣红，鸟儿飞舞鸣啭，连衽成纬，繁弦急管，寂寥的千峰万壑，突然变得喧闹了起来。春天来了！已往，我总认为春天是突然来临的，是自自然然来临的。现在，我知道，春天其实是由万物经过艰苦的甚至于牺牲抗争

得来的。

已经来临的大兴安岭的春天的美丽，固然令人振奋、沉醉，但撼动我心魄的还是那株白头翁。它那茎头的蓝色的花朵，花朵上僵死的蜜蜂——宛如黄黑相间的勋标——组成的碑铭似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像是镌刻在心底。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个形象给予我的感受，是激奋，是欣喜，还是苍凉……它让我想到军旅冲锋时吹奏号角的号手，大洋上航船船桅上猎猎的旗，远古留下的摩崖石刻，长城，宇宙飞船，李白的诗篇，司马迁的《史记》，贝多芬第九，达·芬奇的《莫娜·丽萨》，罗丹的《思想者》……我自己无法说清这株小花和这只小昆虫，它们的生和死浇铸的那尊雕像，怎么会给予我如此的联想……

无梦时节

我曾经有过无数幻梦。然而曾几何时，突然就与梦无缘了。没有了梦，就有了一种失重般的失落。于是，我常常追忆那曾经飘来过又飘去了的梦。

梦是什么样子呢？

梦境好像总是朦胧的、诡谲不定、变幻着的，一切像是蒙上了一层飘曳的具有魔法的轻纱……

有时，它异常绚丽，满目彩色的光斑，像阳光下的肥皂泡，轻盈地飞旋，你也和它们联袂起舞……

有时，光斑会成为黑、灰或无法辨识的冷色调，像纷飞的雪团，裹迫你作不定向的飘荡，你感到寒冷，似乎连你的心都凝冻了，再也化解不开……

梦中，一切形状色彩都是不定的，白云苍狗，似云非云，似兽非兽，似人非人……相互无定则地变幻；时空是无限的，跨越时空是无阻拦的，从原始到现代、到未来，从外星和不知道的所在，到你的睡眠之榻，只在旋踵之间

……你有时会变得具有神奇的本领，空气、水、土地，甚至于钢铁，你都可以穿透，你都可以其间遨游。有时，你却失去了一切能量，失去了举手投足之力，也失去你原本可以发声的能力，以至你连求救呐喊都不可能，你感到了孤立无援的恐惧……

梦中的主体和客体，可以任意转换。有时，你竟不知道，你的身份和位置。是富翁，是乞丐；是侠义之士，是江洋大盗；是云朵，还是尘埃？也许，忽而此，忽而彼，抑或两者都是你。

在梦中，牛顿、阿几米德、爱因斯坦及所有科学大师创建的时空、引力等规律，一律失效……

无形的力量，强迫你在极怪诞的、往往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故事中，充当主角，扮演配角或作旁观者，让你经历少许的欢乐却有无尽痛苦，忽而使你感到短暂的欢愉、惬意、安详……忽而使你感到长时间的悲凄、恼怒、惊慌、恐怖……这些情绪的波动是不规则的无需过渡的跳跃的流程。

可是，我从来没有过圆满的美梦，凶险的居多。没有庄周有过的那么浪漫空幻之梦——“梦为蝴蝶”。也没有过《南柯太守传》中淳于棼在古槐之下做过的极像小乘佛教晓喻人生的故事般的梦，更没有过《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那种艳丽之梦。

即便如此，梦还是和我无缘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你失去了激情，你失去了想像力，你麻木了。”“你脑子里的制做梦幻的程序，丢掉了。”更有甚者，说是：“你临近死亡了。因为只有万念俱灰，才没有梦。”这些说法似乎都有道理。

我想，也许是因为，现实和梦，现实中的梦，梦中的现实，那些有趣的、欢快的、美丽的、离奇的、残酷的、悲凉的……我都体味过了的缘故，也许希望和失望交替来临和逝去的次数太多了的缘故。再也没有将我引进梦境的契机了。

在现实和梦幻中，我只余下真正的死亡及死亡以后的情景没亲历过。我在瑞典导演伯格曼拍的电影《野草莓》里看到过，主人公在梦中或是离开躯体的灵魂，看到了自己死亡的过程，还看到自己的尸骸和盛着尸骸在空旷的石子路上鳞鳞走动的灵车。可我没做过这样的梦，没有。

我以为，确如人们常说的，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才是多梦的年华。他们有无数的希冀、幻想，强烈地希望体验到他们还没有体验到的人间各种境遇和情感，似乎仅仅在现实中，还远远不够，要以梦幻来补充。我的多梦的年华早已远去，无梦时节来临了。

我想起那宁静冷漠的高原湖。它周围现实的和映在

它胸臆的映像之间,是没有区别的。都有湛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巍巍的雪山巅峰,也都有蜿蜒在悬崖断壁上凶险的小径;都有在如茵的草地上拖着脐带颤颤巍巍立起来的刚脱母体身上还湿漉漉的乳羔——新的生命,也都有在血迹斑斑的天葬台上被扇着翅膀凶狠的秃鹫争食的死人还没有冷的尸骨。都是真实的存在,存在的真实。

湖面无涟漪。

我无梦。

